



We 嘩藍屋榮獲聯合國 教科文大獎 大家有份

【本報專訊】位處石水渠街的藍屋建築群經歷百年風雨而屹立，去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復修後重開，以及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卓越大獎」，是對藍屋「留屋留人」的保育活化理念的肯定，整個過程是由下而上的參與式規劃，重視居民的選擇權，因此除了保育歷史建築，同時保留了原有的居民網絡。

為了讓眾多參與者及街坊共同分享此項喜悅，聖雅各福群會的We 嘩藍屋於4月6日分別在明華堂及藍屋空地舉辦了頒獎禮及電影【藍屋進行中】首映，濟濟一堂，氣氛熱鬧。

留屋留人得肯定

獎項評審委員會主席楊碧幸博士指出，「藍屋建築群」在灣仔這個被大規模清拆重建項目影響，並承受著全球最高地產市場壓力的地區，拯救了最後僅存的工人階級社區，這裡的居民、社工及保育人士所付出的努力，可說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草根倡導的保育運動」。而「留屋留人」的保育理念，更可啟發其他面對類似情況的地區。

We 嘩藍屋發言人表示，這證明了在高速發展及士仲化的環境底下，不遷拆的「留屋留人」模式在香港是可行並值得鼓勵。雖然整個計劃是「摸著石頭過河」進行，但當中所得到的經驗非常寶貴，希望這些經驗可以成為香港單一發展模式以外的參考例子。



藍屋建築群榮獲2017年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卓越大獎」。



電影【藍屋進行中】首映，街坊友好聚首一堂。



藍屋建築群位於石水渠街、景星街及慶雲街，建於20至50年代的三幢唐樓（分別是藍屋、黃屋和橙屋）及毗鄰空地組成。在2006年，政府宣佈重新發展藍屋建築群，並欲將其發展成為旅遊點。經街坊與聖雅各福群會、社區文化關注、香港文化遺產基金會及多位專家跨界別一起努力後，藍屋建築群保育計劃破天荒獲准以「留屋留人」的原則下進行，至2017年復修工作正式完工。項目除了盡力保留及復修原有的老建築物外，最重要是把原有居民及社區網絡一併保存下來，不但改善居民生活質素，同時為其他舊區重建起了示範作用。

We 嘩藍屋承傳唐樓共同生活的模式，引入好鄰居計劃及兩間社會企業－「本地薑素食店」及「時間關係糖水店」，為活化後的藍屋建築群注入力量和生氣，也為社區共享經濟實踐提供共同參與的平台，營造成一個互助共享的小區，詳情可瀏覽：
vivabluehouse.hk



藍屋創作室-BB班

每逢星期三，一起用不同方式創作，歡迎不同年齡小朋友與媽媽一起來上課。
日期：逢星期三
時間：5:00pm - 6:30pm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72A地舖香港故事館



社區飯聚

每月第一個星期四晚上舉行，同一聚街坊食個飯，吹吹水，睇睇書，唱唱歌！
自備食物，一同分享！
響應環保，自備餐具！
日期：每月第一個星期四
時間：7:30pm
地點：慶雲街6-8號時分天地

歡迎投稿

投稿一經收取，即送出藍屋紀念品一份，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歡迎電郵至hos@sjs.org.hk或郵寄/親身遞交至灣仔石水渠街72A地舖香港故事館
(請附上投稿人姓名、電話及電郵地址)



編輯及作者：阿心、Yola、Michael、Bouie、Hugo、孖盈、肥doy、Deborah
設計插畫：N.先生、Hugo、Bouie
發行：香港故事館 份數：1000 承印：E-print 送版日期：25/4/2018

千歲花壇 在香港的日本人

前兩期我們討論了合和二期現時的发展情況和爭議問題，而事情似乎已成定局。其實於文化歷史保存方面，合和二期亦有討論的空間——其前身的歷史發展和遺留也有值得保留的元素，例如日治時期的千歲花壇。今次有幸邀請到對千歲花壇有一番興趣及研究的侯校長，為我們講述他和他的團隊如何探索千歲花壇的歷史、找尋歷史真相。而在認識千歲花壇之前，本期先要了解那裏的日本人從何而來。讓我們跟著侯校長開始歷史回顧吧！

早於戰前20世紀初，19世紀末時，日本人主要聚居於中環結志街一帶，後來由於那裡的妓院東遷至灣仔，他們便隨之遷居。當時他們主要聚集於「大佛口」一帶。在1910年後期，於灣仔居住的日本人不斷增加，一路延伸到厚里，而且主要聚居在近半山，即是堅尼地道和皇后大道東一帶的建築群。

為什麼那時的日本人會過來香港？

最早有兩種情況：在香港開埠初期（香港的主要發展都在1860年之後，即是在割讓九龍半島之後，港英政府才開始對港島有稍微完整的規劃，香港才發展比較快），尤其是日本明治維新1868年之後，由於當時日本潦倒，因此以輸出外勞來爭取外匯收入，而當中包括輸出妓女到南洋一帶，甚至是中國東北。這些農村婦女，坐船經香港到南洋，當中有些登陸香港成為妓女；在香港再拍賣，轉運南洋也有。所以香港當時是日本農村婦女從事娼妓行業的落腳點和中轉站。當然，還有來做小生意的，而能在明治維新初期跨洋過海來的都是有一定背景的。妓女們的對象主要是洋人水手，所以她們最初聚居在結志街、擺花街一帶。應運而生的是日式旅館、小餐館、裁縫、和服、恤髮、甚至紋身等等行業。至19世紀末，一個小型的日本人社區經已形成。後來，在中環的日本妓女東遷到灣仔一帶，其他日本人亦隨之遷居。19世紀末至1920年的二十年間是日本人聚居最多的時期，遷居後，行業愈發興盛，甚至在石水渠街上面出現了洗衣業，由於洗燙工藝好，因此受到洋人的歡迎。當時很多洋人水手在灣仔登岸，除了光顧紅燈區，他們還喜歡買紀念品，因此，以大佛洋行為首，灣仔多了很多做東洋雜貨生意的店舖。一來售賣日本工藝品給水手或遊客，二來會輸入一些香港的貨物運回日本銷售。此外還有經營照相館的，包括著名的有灣仔蕙良照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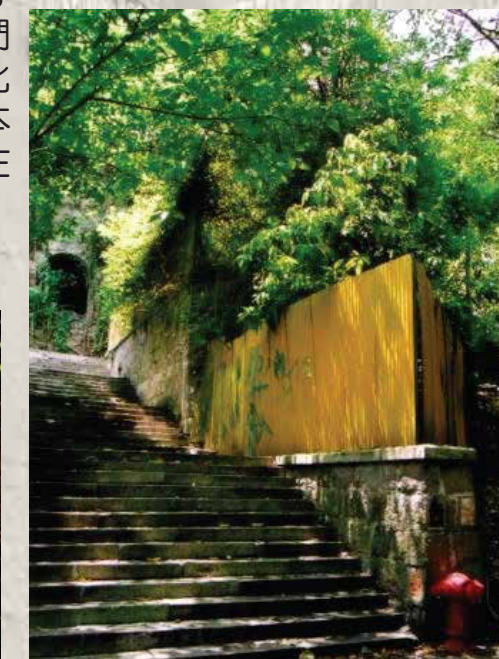
撰文：孖盈

鳴謝：香港日本文化協會副校長侯清儀先生

當時日本商人開始出現前舖後居的情況，或租房並聚居一起。他們處於暫居的心態，希望能在香港賺到一筆錢後回國，所以他們極少在香港購置物業。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有貴族院、參議院的階級差別。20世紀時，開始有銀行、大商社來港設分公司，這些大洋行的職員比較高級，住在半山區；而聚居於灣仔的日本人都屬於個體小商戶，他們的社會地位則被視為低一層。因此當時灣仔與中環曾分裂為兩個日本人社區、形成了兩個組織，後來在總領事的協商之下才合併。



拆卸後的厚里遺址



經調查文獻，發現在20年代僅有一至八號的厚里，日本人登記的組織就已經租佔了六號之多，包括千歲館（二號）、千歲花壇（六號），可見日本人那時密集地聚集在厚里一帶。千歲花壇這個日式旅館在戰前1916年左右依然存在。

關於這個旅館還存在著一些傳聞和疑問：它的確切位置在哪？裡面有什麼設施？裡面是否有藝妓？對此，侯校長和他的團隊在一些文獻資料中（例如遊記）似乎找到了答案和證據。至於到底傳聞是否屬實，千歲花壇究竟有什麼名堂？我們下期再分析。

侯校長小資料



從事日語教育工作30年，最近十年著手於涉獵關於香港和日本早期兩地的文化交流的書及文獻。過程中發現港日關係有很深的淵源，同時由於涉獵香港早期的歷史，在互相交匯之下，開始對曾有日本人聚居的灣仔產生興趣。

藍屋

民生木行

始創於二零一八年

舊木重生：《藍屋民生木行》展覽

在藍屋復修期間，我們收集到來自藍屋不同部份的木料：從建築層面的橫樑木及至房間內的間板、床板和木製用品。經過盤點、紀錄和分類，我們發現藍屋的木料種類頗多，亦由於在不同時代添置及補修，木料的年期由20多年至90年不等。這些木料並非昂貴物料，而既「經濟」又「穩固」就是當年最大的運用原則。藍屋的木料具有一定的草根文化價值，而從木藝師傅的角度，我們發現這些經過年月的木料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在市面上再難以找到。這次展覽，我們嘗試將這個空間想像為一間木行，展示部分的木結構及木料，呈現藍屋的民間生活故事。同時我們邀請來自不同年代的木工師傅及年輕木匠，跟據木料的特性去再創作，讓這些脫離原有用途的木料得以新的面貌繼續與我們一起生活。展覽期間，公眾除了可以走進這個空間感受舊日的生活文化，亦可將木紋以互動的方式留為紀念。



林池師傅運用佈滿釘口位的舊樑木製成的木盒



木碎好少年製作的「木陀螺」



郭世敏師傅用手打磨木料



翁泳恩及龍晚全師傅用藍屋橫樑木合作製成的板凳

《藍屋民生木行》

「始創於二零一八年

絕無取巧，不設送貨，只供應藍屋故事

『藍屋民生木行』始創於二零一八年，誠意收藏藍屋不同時期的木料及舊物，秉承「回憶舊日生活、宣揚民間智慧」的宗旨，以故事敘述為經營模式。本行特邀傳統木工師傅為舊木賦予新生命，以木頭的歷史痕跡為基礎，分享與別不同的藍屋故事。」

主辦：香港故事館

展覽策劃：蔡鈺娟

活動統籌：曾志雄

參與木藝師傅：林池、郭世敏、龍晚全、王鴻強

參與團體：草途木研社、木碎好少年

展覽開放日期：2018年4月2日至6月1日

開放時間：10:00 - 18:00 (星期三休息日除外)

地點：香港故事館 (灣仔石水渠街72A號地下)



林池師傅用藍屋橫樑木製成的陳列架

何謂保育？誰會記住石拱門？

各位街坊還記得上一期的石拱門歷史嗎？今期石水渠報小隊走訪灣仔街頭，訪問了不同的街坊對於律敦治醫院擴建工程、石拱門被拆的看法。

訪問當中，我們發現大部分街坊對於石拱門被拆一事都是後知後覺，只有小部分住在拱門附近的居民對事件一直關心。而對於保育歷史建築，街坊亦略有不同的見解，大部分街坊了解石拱門被拆一事後，都認為石拱門既然具有歷史價值，就值得保留。唯住在石拱門入口旁三十幾年，每日望著街區變化的區太提出了不一樣的意見，區太：

「我見到石拱門已拆，亦在石上寫低了記號。但就算以後再重建石拱門在同一位置已經沒有意義，因為已經沒有人知道它的故事。舊的事物過去，才有新的歷史出現。新電梯的建成如果方便到市民進出醫院，我都好歡迎。」

區太作為石拱門的歷史見證人相信她感受至深，在她語重心長的話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她的對歷史重構的無奈和期盼。從她的感受中，我們可以看到今時今日應該去直視和反思的兩個問題：今日部分的歷史建築失去了說故事的能力。再者，去掉「偽」保育的假面，今日的保育應以怎樣的方式進行？

今日很多的歷史建築、傳統工藝、物品，在沒有保育的情況下，總是很容易慢慢沒落，被大部分人淡忘。大家都過份習慣於舊建築、物件本身的存在而不去考究背後的歷史故事、亦沒有發現這些歷史的產物經過街坊鄰里長年累月使用，已經承載著大家共同的生活經驗，變成一個文化載體。單就石拱門的個案，大家可能未必感受到當中的影響，但當一連串的建筑、工藝以「文化殲滅」的形式被重建時，大家難道沒有警覺嗎？大家心底裏也清楚近十年灣仔區發展的變化相當龐大，自利東街清拆重建引起社會極大迴響後，表面上雖然沒再出現大型的收購，但事實上卻形形式式的收購活動仍在持續，四周多了很多高尚住宅、酒店發展項目，舊的事物不斷被新的事物取締。

在這個不斷被更新的城市中，我們固然需要學習記錄和說故事的能力，讓這些故事一直流傳，強化原有的地區文化特色，免得出現「第二道石拱門」被輕易抹去的情況。正如區太所說「清拆後的重建是沒有意思的」，所以在保育與發展間我們不應是逆來順受地選擇妥協，而是去尋求中間的平衡點。面對城市的發展，我們不一定要絕對性地說「不」，只是在追求平等、和諧共存的生活環境下，大家必須有勇氣提出自己對社區的主張去改變現時的發展方針。就石拱門事件，電梯選址若稍向兩邊移動，在保留古建築的情況下進行工程難道不是更好的方案嗎？在原來的生活痕跡上，加以善用和優化，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這才保育之道吧。



可愛的藍藍 —— 藍屋街貓共養計劃

2017年9月，這頭可愛超嘜的小貓「藍藍」忽然藍屋空地出現，旋即俘虜了一眾藍屋街坊的心。

藍屋好鄰居安娜是其中一位最早遇到「藍藍」的街坊之一。她說：「最初在藍屋空地的水馬群(當時空地在養草)遇到她，望著我喵喵叫。我連忙找了有養貓經驗的鄰居拿了貓罐頭找她，她看到罐頭時全身都在打震，『胡胡』哀號，像從未嘗過食物一樣...看她吃得膽戰心驚，好像生怕有人來搶，吃了一半還整罐搶走躲起來！幸好那時沒被罐邊割傷。第二天，她竟然又再在空地出現，其他鄰居、聖雅各同事和義工漸漸認識她，更紛紛拍下她的萌樣在whatsapp group傳閱。我們一班人商量過後，決定『共養』貓貓。」

為什麼要共養，而不是直接帶她入屋？「我曾看過一套街貓紀錄片《愛貓之城Kedi》(或譯：伊斯坦堡的貓)(預告片：<https://goo.gl/tZ5ow7>)，電影裡的貓咪就是社區一份子，牠們既不是流浪貓也不是家貓，在城市裡活得怡然自得，但最快樂的反而是這些貓貓身邊的人類——導演訪問城裡居民對貓貓的感受時，總見他們每個人都是一臉幸福。所以我希望試試與街坊合作進行「藍屋街貓共養計劃」，集資成立『藍藍基金』，除了帶她看獸醫外，更會輪流餵食照顧貓貓，希望『藍藍』也能成為藍屋居民，在這裡有一個安樂窩。」

從此，這頭已剪耳絕育、約一歲的貓女「藍藍」就成為了藍屋居民，由藍屋好鄰居、聖雅各同事、當值員、義工等一起撫養愛護。希望「藍藍」能好好的在這裡生活，快樂成長啊！

「貓貓也是社區的一份子，可以與人類和諧共處，互相尊重，絕對能夠『人貓共生』！」

後記：2018年初，藍藍經已給安娜一家收養了，正式由街貓變成了家貓。但她會不時隨著藍藍爸媽到空地散步，仍能在藍屋內外找到她的身影。

想看到她的倩影，除了親身到藍屋碰運氣之外，更可以到下列Facebook專頁看看：



我是藍藍，也是藍屋街坊

www.fb.com/bluehousecat



撰文：Yola、Sum

插圖：N.先生



街貓紀錄片《愛貓之城Kedi》預告片



投稿撰文：Juliana